

泰山

© 2007 泰山作家文丛

胡立东 主编

鸳鸯湖畔

tai shan zuo jia wen cong

王秀凤 著

大李庄西门外有一个
杨柳围岸 绿树成荫
鲜花簇簇 莲藕成片
的鸳鸯湖

冬日里

登上瞭望台

俯瞰那雾凇树挂之下

晶莹剔透的鸳鸯湖

就像似静静沉入梦乡的

睡美人

朦胧的面纱下隐藏着

盎然生机和神秘



山東畫報出版社

泰山

©2007泰山作家文丛

胡立东 主编

鸳鸯湖畔

tai shan zuo jia wen cong

王秀凤 著

大李庄西门外有一个
杨柳围岸 绿树成荫
鲜花簇簇 莲藕成片
的鸳鸯湖

冬日里

登上瞭望台

俯瞰那雾凇树挂之下

晶莹剔透的鸳鸯湖

就像似静静沉入梦乡的

睡美人

朦胧的面纱下隐藏着

盎然生机和神秘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鸳鸯湖畔/王秀凤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3

[2007泰山作家文丛(全10册)/胡立东主编]

ISBN 978-7-80713-644-6

I. 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0091号

责任编辑 刘 晓

装帧设计 郭 森 谢润萌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印 刷 泰安农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228毫米

15.25印张 446千字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5.00元(全10册)

写在前面

胡之东

在缤纷的瑞雪中，编完《泰山作家文丛》第三辑，岁月的脚步已经踏入了二〇〇八年。

本辑的作者大多是这方土地上的知名人士，我熟悉他们的文章，就像熟悉他们本人；捧读他们的作品，就像与他们促膝长谈，是难得的人生享受。

韩尚义和陈舒民同志，长期从事机关和新闻工作，我们一同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泰安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尚义同志以他的敏锐和勤勉而赢得人们喜爱，读他的文章，如同细酌慢饮陈年老酒，令人回味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因此感到特别亲切，有滋有味。舒民同志原来忙于政务，现在稍有闲暇，他的创作便像积压了太久的火山突然爆发，有点势不可挡，他的言论杂谈针对时事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惩恶扬善，鞭辟入里，淋漓痛快。

张章同志是我的忘年之交，三十年前我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成果颇丰的文化人，与陶阳先生一起搜集整理泰山民间文学，发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退休回到故里后，仍然致力于鲁中山区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获得了大量流传于泰安、莱芜、博山山区的民间口头文学，为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又立新功。收入本辑的正是这一时期结晶的作品。

杨平芳同志是老文化，勤于笔耕，散文、诗歌、小说无不涉猎。近几年她致力于泰山神话剧的创作，成果颇丰，成就斐然，其中的《泰山石敢当》获得了2007年山东省第八届精品工程奖，可以说她对泰安、泰山充满了感激与热爱。收入本辑的歌词，字里行间更是流露出她对那山、那水、那人的钦敬与自豪。

郭云策同志栖居东平湖畔，他的散文、散文诗就像梁山好汉痛饮的酒，

既浓烈芳香,又透出一种淡淡的哀愁与忧伤。近年来他对东平的地方文化尤为关注,做了大量地方文史的搜集整理、发掘研究工作,出了一批成果,收入本辑的大部分是这方面的短章,从中可见作者的辛劳和东平文史的厚重与源远流长。

李兆军同志长期致力于诗歌创作,出版了多部诗集,如今对社会、对生活仍然保留了那颗年轻、赤诚、火热的心,其创作仍然富于激情,充满爆发力和感染力,读他的作品,就像在品味诗意的生活,抑或是感悟生活的诗意。

翟相秋同志工作在基层机关,每天除了处理繁忙的公务之外,仍然用一颗清澈透明的眼睛来审视、描述、表达周围的一切,清苦里透着快乐,质朴中氤氲哲思。柳萍同志是新闻战线的后起之秀,她用敏锐与智慧钩沉和捕捉泰安的历史人物和文化事项,就像与我们一起品评新酒和陈酿,有着同样的舒泰和酣畅。王秀凤同志的长篇小说取材于二十世纪的农村,通过鲁中农村一个大家庭在兴衰过程中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了在大变革时期人们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讴歌了主人公在逆境中奋斗不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拼搏精神,人物刻画鲜明,描写细腻传神。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松同学,作为90后的在读高中生,自幼痴迷文学,三年前就已经出版了长篇评书《董云传》,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本辑收入的作品,涉及军事题材,虽然他没有切身的生活经历,作品也难免带有稚气,但总体来看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形神兼备、有声有色,语言流畅洗炼,的确是后生可畏,有这样的好苗子,泰安的文坛何患后继无人!

雪落无痕,每一片雪花都带来春的信息,它预示着新的一年,泰安的文学园地肯定还会收获丰实喜人的果实,我们期待着。

二〇〇八年一月八日

第一部

—

李保业娶二房，闹得家里全乱了套。他的孪生兄弟李保财，躲在木工房里与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已经三五日了。三弟借故外面事忙，也已经几天没回家了。四弟把本来与保业同住在一屋病重的母亲李老太太搬到西院的堂房里，闭门日夜守护在病榻前精心伺候。二弟媳靳氏、三弟媳刘氏都携子回娘家去了。新娶的比四弟保祥大六岁的陈氏也躲到娘家去了。唯有一向顺从丈夫保业的王氏留在家，她既不能藏，也无法躲地为丈夫娶二房忙碌着。

一向是由妯娌们和李老太太共同承担家务的一个大家庭，突然之间，内外事务一下子全落在了王氏一个人身上，她无论怎样起早贪黑还是忙不过来，只好请了两个厨娘帮炊（保业的父亲李广进在世时，严禁家务活请外人帮忙），自己则腾出手来为丈夫操办婚礼。

遵照保业的吩咐，她竭尽全力要把婚礼操办得隆重些再隆重些，周全些再周全些。她要一丝不苟地按照丈夫的旨意把野妞用八抬大轿，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地抬进家门。那隆重热闹场面，一定要比当年迎娶她自己时更胜一筹，非要给保业把面子争回来。保业娶的野妞又与别人家的女儿不一样，她的嫁衣、嫁妆一切物品都必须由保业家准备，且逼嫁的时间紧迫。王氏既忙着做嫁衣，又忙着腾房子做洞房，还要把洞房重新装饰得焕然一新。一连几日，只忙得她昼夜不分，寝食不顾，脚肿腿酸，头晕目眩。在迎娶的前一天下午，她和保业的堂弟保玖，把那台接野妞的花轿装扮得富丽堂皇，感到十分惬意后，正想再去查看所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还有疏漏时，就听保业人还未进门，高嗓音先进来了：“老妈子唉，快把新媳妇上轿穿的衣裳和绣花鞋给我，先叫她穿上试试看合适不？”

“好嘞！”王氏闻声没等见到丈夫的面，就匆匆跑进东厢房，抱出个红包袱来到保业面前，恭恭敬敬地递给他，说：“你让她试试，不合适时拿回来，我改还来得及。”

“行，你们先把她那乘轿子装饰好，只要让她满意就好！”保业接过包袱，转身就往外走，又回头嘱咐说。

“知道了——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王氏忙转身和保玖往花轿的四角挂着金色的彩穗和流苏，边拖着长腔笑应道。

保玖自保业进门后，就一直不抬眼皮地忙着手中的活。看他出门后，才抬起头，怜悯地望着王氏说：“嫂子，保业大哥好福气啊！竟娶了您这么一个天底下难找的贤妻。”

“唉——我也只能这样顺应他了，何况他们早已生米做成熟饭了……”王氏无可奈何地说。“二兄弟，这里就拜托你了，我还得快些到别处去看看，不能有疏漏的地方，免得在迎娶的日子里惹他不高兴。王氏借故速速躲开保玖朝堂屋里走去。

她撩起海蓝色镶红幔的门帘，走进曾是她和儿子及丈夫三人的卧房，只觉得被那火一样的窗户纸贴和火红的牡丹花壁纸刺得眼花缭乱。她强作镇静，再看一眼窗前那紫红锃亮的三抽桌——本是娘家送给自己的嫁妆，如今却又陪送他人……再看看床上那印花被褥和镶红顶的长枕，也都是自己日夜忙着缝制的……突然间，她只觉得一阵颤抖，一阵痉挛，一阵绞痛，只好一手扶着几天前还搂着儿子和丈夫抵足而眠的木床，一手紧压住胸口，紧闭双目静息片刻，以使轰鸣的脑、绞痛的心镇静下来，再强振作起精神，睁开眼睛，仔细查看桌面上为新娘准备的烛台、粉盒、胭脂、烟筐、烟袋、大圆镜、木梳、刮头篦子等。见样样俱全，才放心地走出洞房。再查看外间屋的八仙桌、条几上新娘新郎拜祖先用的香炉、烛台等摆放得也整齐，才放心地退出堂屋。

走到香台子前，虔诚地检查老天爷的牌位摆放的位置是否居中，又把盛满红高粱的香炉向老天爷牌位前摆摆正。又去西院看过临时盘起的锅灶，垒起的茶炉，租赁的餐具、茶具见都准备停当。又到南院看过在各兄弟们、堂兄弟们的住处准备设宴的客厅也都准备就绪后，便又去找保业的堂兄保录，询问是否把所有亲朋好友的请柬都已送到。要雇的两班子吹鼓手是否都已定妥。聘请的厨师是否都已到位。各个宴客厅里陪客的、端菜的、倒茶斟酒的人员她都打听清楚。连放炮仗的，迎新娘的男客女客和撩轿的女童等桩桩件件，她都一一问清

楚。

李保业的父亲李广进是一个有三位叔叔、六个兄弟、一个妹妹、四个儿子的大家族。他们家族的住宅区就占了大李庄的西半条街。王氏一圈转下来，已到深夜。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那间新搬进的狭小的东厢房里。她见五岁的儿子金珏狼狈不堪、和衣趴在床上熟睡的样子，和那结了一堆灯花，已奄奄一息的油灯，又觉一股凄楚袭上心来。她从盔头上取下银簪，欲要拨掉灯花，想把灯火挑亮些。近前一看，才发现油灯已近乎熬干，她又往灯里加满了油。

中秋的深夜，已是寒气袭人。王氏心中感到一阵酸楚，抱起熟睡中的儿子，脱去他的衣衫和鞋袜，为他盖上薄棉被。然后，自己也脱掉几天几夜未曾离身的衣裳，搂着儿子准备放心地睡上一觉，稍微歇歇腿脚，再迎接连续两天两夜再不会有片刻喘息的忙碌。

王氏躺下后，没把油灯熄灭。她在幽暗的灯光下，勉强睁大疲惫的双眼，细细端详着儿子那满含委屈的熟睡中的小脸。她见儿子在这短短十天里瘦了许多。本来水灵灵胖乎乎的小脸蛋，已变得又黑又瘦又脏——她情不自禁地环视一周；这黝黑狭小的屋子和这张简易的单人小床，一种难言的酸楚再次涌上心头……她微闭已蓄满泪水的眼睛，歉意地在儿子的小脸上亲吻着，只是她那长长的睫毛，在儿子那脏兮兮的小脸上，又留下了条条又湿又乱的痕迹。她在心里说：“可怜的儿子，娘一连几天都没顾得上照管你，竟然把你舍落成这个样子，都是娘不好。可是，娘也是实在没法子，不得不这样做呀！希望你不要责怪娘……”她忘记吹灯就迷迷糊糊欲要入睡。

当她刚刚进入似睡非睡的朦胧中，耳边似乎突然又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你把我交代的事情都做好了？”她猛然打了一个激灵惊醒了过来——蓦然想起还忘记在装满红高粱的香炉口上再封上大红纸时，额头上立刻沁出一层冷汗。于是，她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拿出红纸裁好，再去找糨糊，盆里的糨糊都已用得净光，她只好到厨房里生火再打糨糊……

一九三四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寅时，李保业头戴毡礼帽，身穿蓝长袍，外罩红绸马褂，胸佩大红花，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在滴滴答答喧闹的乐声中，在众

人们的簇拥下，浩浩荡荡从家门向村东头的铁货店去迎接他的新娘。

新郎新娘的花轿一出铁货店门口，沿街两旁的花炮齐鸣，看热闹的人们蜂拥而来。这会更忙坏了保业的大老婆王氏。花轿一到家门口，她像一个小丫环似的小心翼翼地将新娘子扶下花轿，又扶着她拜天地，拜祖先。当扶着她来到西院拜见婆婆时，保祥却在里面插上了门闩，又抵上了撑门杠，无论王氏怎样喊怎么叫，就是不开门。王氏和保业没法子，众人只好把新娘簇拥着送进洞房。王氏和女傧相一同把新娘扶到床上坐下后，她拿起红纸裹着的秤杆子递到保业手里。当保业挑开新娘的红盖头时，王氏顿时惊呆了——她看着那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及其向保业投去勾人魂魄的两只杏核眼，懵正了半晌，便自愧地想：“自己虽然也生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但从来也没好意思向丈夫投去过那种目光呀！从十六岁嫁给了年仅十三岁的丈夫，十年来，只知道用慈爱的心去关照他，侍奉他，事事顺应他。”她瞅着她那嫣红而又厚薄匀称的嘴唇，心里又想：“这个女人肯定能说会道。”她又上下端量那裹着自己亲手缝制的红缎子绣花上衣，腰系深红色绣花裙子的玲珑小巧的身段，只觉得她美若天仙——她忽然觉得自己简直是枉长了个傻大个。一向自认为无论是长相、管家、理财、做针线、带孩子，甚至下田种地都是一把好手的王氏，一下子在这个女人面前乱了方寸，自觉在保业眼里，绝不是这个女人的竞争对手！

在众人的嬉笑声中，新郎新娘喝过交杯酒，保业更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他对大老婆说：“老妈子唉，你就坐在床边上，寸步不离地把新媳妇给我看好喽！别让闹房的恼着她！我到前院给客人敬酒去。”保业的一席话，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哄笑声。王氏这才从沉思中被丈夫的话惊醒过来。

“知道了！你就尽管放宽心地去吧！”王氏在众人的笑声中回答说。

顷刻间，王氏顿悟到，她们母子二人要想不被丈夫遗弃，必须要和这个新娶进家来的女人搞好关系，事事处处做的让这个女人欢心，才能使丈夫高兴。于是，她使尽浑身解数，一边热情照顾着前来观看新娘的姑娘媳妇们，一边竭尽全力劝阻着一拨又一拨企图扑向新娘搞恶作剧的小伙子们。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下午，虽然累得她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也不敢离开半步。午宴后，当王氏向新娘一一介绍前来的亲朋近邻时，她才忽然想起已经一天未曾见面的儿

子。她感到心里一阵恐慌。于是，她忙差人把堂嫂保录妻请来照看新娘，向众人打过招呼，才急急忙忙去找儿子。

平时穿衣吃饭都是由母亲亲自照应的金珏，哪受得了一连几天母亲对他的忽略。特别是当他听别人说，爷爷是因父亲要娶那个女人才气得暴病而死；奶奶也是为此事而病重卧床；三位叔叔和婶婶都为此生气而躲得远远的。又听说把那女人娶回家后，定会打他，甚至把他娘俩赶出家门等等。所以他怨恨母亲为何不像叔叔婶婶那样，也带着他躲得远远的。他更加憎恨父亲和充当他小娘的那个女人，他要表示愤怒并报复。所以，在举家上下热闹非凡的日子里，他既不凑热闹，也不和常在·一块玩耍的伙伴们在一起，而是躲藏到只有他和小伙伴秋香去玩耍的一个空院子里去了。

王氏一边慌慌张张地向外跑一边大声喊：小珏——小珏——无人应。她逢人便问：“您见金珏了没有？”回答不是摇头，就是说没见着。这时好多人也都帮着找，西院、前院、南院全都找过，仍不见金珏的影子。这时大家才想起今天好像都没见到他，为此也都跟着着急起来。有人到他经常玩耍的小伙伴家里去找，到田野里去喊，都找不到。王氏越发心急如焚，又急又怕，两腿发颤几乎挪不动步子。情急之中又猛然想起：“这孩子是不是藏在那个角落里故意不答应呢？刚才在前面那个空院子门口只是喊了几声，并没有仔细寻找——对啦，以前常见他带着秋香去那里摘石榴吃……”

当她再次走进南院时才发现，在香台子前并排放着两块砖头，砖头上面堆着一堆土，土堆上插着三根草棍，旁边的几片瓦片里分别盛着泥做的饺子和泥团的丸子。王氏顿生惊喜，她猜到定是金珏和秋香躲在这里玩过家家来的。于是，她边喊边四处寻找。她见北屋门仍然锁着，西面墙根边的一溜秫秸也整整齐齐地立着。她回转身，见南屋的两扇门半掩着，速速过去推开门，见对面没有人，转头西看，也没见有人（两间屋子是通着的），也没听到声音。她猜想：“儿子是否和秋香过完家家后，又一同到秋香家玩去了？”她刚想闭门转头往回走时，却意外发现门后东北角的黑吞兑里有一堆黑影子，她急忙冲过去一看，正是金珏蜷曲着身子，背靠墙角堆围在地上睡着了。王氏心里又痛又喜，她扑塌一下坐在地上，一把把儿子搂在怀里，一面急声唤醒儿子，一面撩起衣襟轻轻擦拭

着金珏脸上的泪痕，用颤抖的声音责怪说：“小珏——你都快吓死我了！你怎么能这样吓唬娘呀！你一天都没吃没喝吧？”金珏揉揉惺忪的睡眼，蓦然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用愤怒的目光看着她却不吭声。王氏双手托住他的双臂哄劝说：“好孩子，站起来，咱们回家，我喂你吃饭！”金珏刚想站起来时，却尖厉地“哎哟”一声，又扑通蹲在了地上。“怎么了？小珏——你怎么啦——”王氏惊恐万状地问。“我的腿麻了。”金珏撒娇地哭腔说。“噢……”王氏松了口气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娘给你揉揉就好了。”她在儿子腿上轻轻揉了一会，再扶他慢慢站起来，用爱抚的眼光瞅着他问：“儿子，好些了吗？”“嗯，不麻了。”才由母亲牵着手走出外门。

走在大街上没几步远，王氏俯身凝视着金珏的眼睛温和地哄劝说：“小珏吃过饭后，我领你去认认你那新娶的小娘。”她话音未落，金珏即刻猛力挣脱出被牵着的手，圆瞪着怒火燃烧的眼睛，顿着脚，两手扯着母亲的衣襟往后打坠。尖声哭叫着：“不！我不叫那个坏娘们娘——我再也不回那个破家了！”金珏撕破嗓子的哭着尖叫着……

王氏转身拽他的胳膊，轻声哄劝着往前拉，她见实在拉不动，便干脆挽腰抱起他强行往前走。不料，右胳膊被哭闹着极力挣扎着的金珏狠狠咬了一口。“哎哟！你这个小羔子，怎么咬我？”王氏痛得惊叫一声，急忙把金珏放下，不由自主地朝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虽然打在儿子的身上，却像钢针一样刺在她的心上。她看着儿子一天没吃没喝干黄的脸，哭的泪人般的可怜的样子，她又一把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额头紧紧贴在儿子的脸上，失声痛哭起来。直哭得泪如泉涌，双肩抽动，直哭得将要窒息。此时此刻，就连王氏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儿子心痛而哭？还是因为长期强压在心底的委屈而哭？还是为母子以后难料的命运而哭？不一会儿，周围已围上来一堆劝解和看热闹的人。然而，一向性格刚强的王氏还总是抑制不住窃声痛哭，她哭得是那样伤心，那样凄悲，那样无助。金珏见娘哭，他反而既不哭也不闹了。好像突然间懂事了似的劝娘说：“娘，我跟你回家。”王氏在众人的劝解下，才止住了哭泣，带着儿子往北院走去。她怕儿子在小婆面前闹出尴尬事，就没把他直接带回家。先把他带到西院李老太太的住处去报平安。

金珏一见到病重在床的奶奶，就不顾一切地扑到奶奶怀里，紧紧搂着奶奶的脖颈，祖孙二人又放声痛哭起来。金珏觉得，目前只有奶奶是他的知心人，只有奶奶是他心里的依靠，也只有奶奶是他唯一尊敬和信赖的亲人了。尤其使他想不通的是，娘为什么在全家人都反对娶那个坏娘们进门时，她却是那样连儿子也不顾地积极迎接她？还要哄着他叫她娘，为这事还打了他？于是，对娘刚刚消失了的怨愤在奶奶面前再次燃起。

野妞娶进李家门以后，本来也想在这个大家庭里至少做个表面上的好人。于是，她趁妯娌们还没回来，由保业领着先去叩见婆婆。她甜甜地叫娘时，李老太太只是微微睁开眼睛轻轻“嗯”了一声。当她热情和四弟保祥打招呼时，他也是冷淡地应付一声而已。最使野妞感到难堪的是金珏，她每次遇见他时，总是微笑着喊“金珏，金珏！”他不但从不应一声，还总是气哼哼地用白眼瞪她。于是，她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想法子先哄好这个讨人嫌的小孩子，以免他总把她当仇人看，使得她在众人眼里没面子。婚后的第五天，她在从铁货店回家的途中买了两串糖葫芦。估计金珏一定在老太太房里，兴冲冲地喊着“金珏，金珏——我给你买好吃的来了！”直向老太太屋里冲去。见了金珏又立即改作柔声亲昵地样子说：“小珏……小珏，糖葫芦可甜可甜了，呐——快吃吧！”说着就把糖葫芦强行塞进金珏手里。可她没料到，正在和奶奶嬉笑玩耍的金珏，突然蹭地从奶奶的床边跳下来，把糖葫芦摔在地上，两脚狠命地踩着，大声嚷嚷着：“我不要你的破糖葫芦！我不要你的破糖葫芦！你快滚！我不要你进奶奶的屋！”吼叫着，把野妞拼命地往外推。

这回可惹怒了野妞。她立刻暴露出凶狠的面目，一把揪起金珏摔在屋当门里，边拳打脚踢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今天我非把你这个狗娘养的小畜生打死不可！看谁治过谁！”又歇斯底里的吼叫着“李保业——快来给我打死这个小狗崽子！”

刚走进东院里的李保业，一听到西院里的吵闹声，便三步并着两步地闯进来。愤怒地骂着：“奶奶的，连你这个小崽子也不把她放在眼里，我今天非把你揍死不可！”脱下鞋子就像雨点般地朝金珏身上打去。

保祥、王氏都迅速从东院的厨房里跑来。保祥拼命去夺保业手中飞舞着的

鞋子。王氏跪在地上，抱着保业的一条腿哭叫着祈求：“他大大，别打了！他还小，不懂事，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她见保祥没夺下保业手中的鞋底，便忙将身子扑在儿子身上，让重重的鞋底打在自己身上，直到李老太太哭着骂着从里间屋爬出来，保业才住手。

二

野妞本是大李庄西边田家集的一个木匠的妻子，她娘家在田家集以北的刘村。她的乳名叫小妞，是有六个哥哥的唯一老生女。由于父母的娇宠，从小就养成天不怕地不怕、我行我素的性子。如稍有不随她意之处，便闹个天翻地覆。就连父母也奈何不了她，哥哥嫂嫂们也都事事处处让着她，顺着她，谁也不敢招惹她。

在她七岁那年，母亲给她缠足时，才缠了一天，她难以忍受这份酷刑，自己非要放开。父母只好把她的双手捆住，她就将头往墙上撞，往桌子上碰，以死来要挟。父母无奈只好由着她放开了足。她虽然长得模样标致俊秀，但在孔孟之乡，大脚擦板的女子是难以嫁人的。何况她既不在家学做饭，又不学做针线，整日价不是进城，就是赶集上店听戏看杂耍。因此，别人都把她叫着野妞。野妞转眼间已长成十六七岁的大闺女，但仍不见有上门来提亲的，父母心里着急，便不顾面子，自己亲自出面托付亲戚给她和田家集找了一个当木匠的男人，才总算把她嫁出去。

野妞的丈夫经常在外走村串户地给人家做木工活。野妞哪能待在家里听从公婆的管束？婆家又正好居住在大集市的东头，野妞赶集，听戏逛店铺很便当。她甚至还常常去茶馆坐坐。

初夏的一天，野妞在集市上拥挤在夏收夏种之前忙于购物的人群中。她沿集市西行，抬头望见一家格外阔绰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烫金的“忠义茶馆”匾。出于好奇，她就进去看个究竟。于是，她向右转，横穿过拥挤的行人，向“忠义茶馆”走去。她跨过齐膝高的门槛，环顾宽大明亮的大厅，在千姿百态的茶客

中，她一眼瞥见里面一张茶桌上，面朝外坐着的一位身穿黄绿色呢子军装的青年。不禁心里一震，便对其注意打量一番，特别使她倾慕的是他那熠熠生辉的金色肩章。又见那人长得眉清日秀，只是肤色微黑。在客厅的嘈杂声中，唯她能听出他讲话的声音洪亮而又抑扬顿挫。她心想此人一定是个军官。

正在和同桌侃侃而谈的青年军官，从眼睛的侧光里发现刚进门的女子正在目不转睛地看他。便立即收住了话头，凝视来人。当两者目光相碰时，他心里骤然间乱了方寸，两眼喷射出火样的光芒。他心里想：真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竟然还有如此漂亮风流的女子！如果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真想一个箭步窜上前去，一下子把她揽在怀里亲个你死我活。

此时此刻，野妞心里也狂跳得难以自持。她用火辣辣的眼睛恣意撩拨他。但她又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场合，男女之间的避讳还是应该有的。所以，她没敢说一句话，便转身慢慢地向外走去。她的脚刚迈出门槛，又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那军官一眼。只见他正前倾着立起的身子，用贪婪的眼光看着她。这简直让她心跳腿颤难以向前挪步。她只好立在门外，稍停片刻，使自己狂乱的心稍稍镇定些，才缓缓走下“忠义茶馆”的台阶，汇入往返奔波的人流中，漫无目的地顺便向西走去。

青年军官却不像野妞那样有许多的顾虑，他立刻招来店主，速速结了账，急匆匆赶出门外，朝集市上张望。当他在攒动的人头缝里，猛然发现一个女子发髻上的银簪在日光的照射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肩顶上的那片粉色的丝绸小褂，好像是她！他正在猜测，那女子忽然转身翘首往回张望，他正好看清了那张格外俊秀白嫩的脸庞，果真是她！他便冲下台阶，不顾一切横冲直撞地向西追去。

野妞在频频的回顾中，已清楚地看到那军官正尾随在不远的后面。于是她故意再也不回头，穿行在人流的空隙中，加快了西行的步伐，一直走到人员稀少的大西头，她才再次回首。见那军官仍尾随在后，她又加快了脚步。

此刻，那军官一边急急追赶着，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她那水蛇般苗条玲珑的身材和外罩着的宽松粉色丝绸小褂；那纯青色高吊散腿裤；那罕见的大脚上的肥大的绣花鞋，他想象着她那白里透红的俊秀脸蛋；那对会说话的水灵灵

的杏核眼……止不住馋涎的口水涌满了两腮。

当野妞发现大路以北一片有墙围着的大树林，临路的一面有一个大豁口，又见路上无行人，便再次回头瞥一眼后面紧追着的军官，就急转身溜进了树园子里。那军官紧追着也钻进了树园子里。在密密丛丛的林子里，他见那女子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昂着头，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他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焦渴，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气喘吁吁地一把将她抱在怀中，疯狂地亲吻起来。

野妞再也无力掩饰假装镇静而狂热的心，她伸开双臂紧紧钩住军官的腰，频频蠕动着双唇给以热烈的回报。他即刻把她挤在一棵大树干上，他们就疯狂地绞缠在了一起。后来，那军官才告诉她，他姓刘，名叫刘军，二十六岁，中尉军衔，国民党员，暂时住田集镇执行任务。

野妞也告诉他，她十八岁，上一年由父母做主，强迫她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木匠，她不甘心忍受公婆的管教与约束，已和他们分开过日子。公婆住东院，她住西院的两间北屋。她还告诉他，她丈夫常不在家，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外给人家做活。她还告诉他，她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男人，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称心的男人。

从此，野妞与刘军便频频往来，一次次幽会。今天在树林子里，明天在刘军住处，后天又在野妞家里。渐渐到了一日不见，双方都难以度日的程度。

一天夜里，二人在野妞的床上，兴致正浓，边嗲声嗲气地说着悄悄话时，突然间传来“呼！呼！呼！”一阵激烈的敲门声，顷刻间，俩人吓得魂飞魄散，哆嗦着双手急忙摸索衣裳。

然而，外面激烈的敲门声和“开门！开门！快开门……”的叫喊声紧迫、催逼得黑暗中的二人，心惊手颤，外面的叫声越是激烈，里面的动作越是错乱迟缓——好半天，野妞才好不容易穿上了裤子，披上褂子，趿拉着鞋子，身子如筛糠似的摸索到门口，颤抖的双手好半天才拔开门闩。

刘木匠飞起一脚，把门踹开，就怒不可遏地向里屋闯去……他刚走到里屋门时，只见腾地从外屋门后闪出一个人影，疾速向外逃去。他急回身追赶时，那人已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了。

这一晚，不知是刘木匠早有听闻，来个出其不意半夜三更赶回来捉奸的

呢？还是给人家做完工回来想与妻子团聚时无意间碰上的？反正逮了个正着。他始料不及的是竟然让奸夫在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奇耻大辱，这心头之火，使他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他立即点燃油灯，剥光野妞的衣服，用麻绳把她的双手反剪着捆住，吊在了房梁上，用皮鞭把她打了个半死。这打闹声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父母，当他们赶来时，见到吊在房梁上一丝不挂的野妞，公公只好退出门外，婆婆走进去劝阻。

刘木匠见她被抽得脑袋耷拉，四肢软垂，整个人发蔫了，在母亲的再三劝阻下，才把她放下来。但仍然不给她松绑，并扬声要把她饿死渴死在这屋子里，谁也不能来救她。他吹灭了灯，关上门上了锁，拉着父母一走了之。

再说那刘军官脱身后，心想：野妞必有大祸临头，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他又悄悄地摸回来躲到房后，听其动静。他虽然听到叫骂声、鞭打声，但他并没贸然行事，只是听着、忍耐着、等待着。直到近后半夜，他听到木匠关门上锁的声音，等刘木匠和父母走进东院，两院都悄无声息，夜又重新恢复到死一样的寂静后，他才悄悄溜进那个熟悉的房门前。他伸手摸了摸那把他无法打开的大锁，掏出手绢把门连吊绳牢，以免弄出响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憋足了劲，用力托起一扇门板，再用力往上猛顶，好半天才弄下一扇门来。他钻进屋里，摸到躺在地上被捆绑着的野妞。

野妞本已被抽得遍体鳞伤，正迷迷糊糊绝望地等死。听到有人卸门的声音时，头脑立刻清醒过来，她知道是刘军来救她了，心里立时高兴起来。

刘军迅速给她松了绑，将她扶起。她忍痛摸到衣服和鞋子。刘军帮她穿上衣服，搀扶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夜里，他们悄无声息地逃出了木匠家，溜出了刘家村，沿路向东奔逃。

当刘军携着一瘸一拐的野妞行至大李庄村旁时，东方已发出晨曦的微光。野妞已觉得全身筋骨酥软，皮肉疼痛难忍，再也不愿向前半步。刘军也已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竭。他们停在大李庄村西头踌躇好大一会，见天色已近大亮，又怕被早起的人看到他们的狼狈相，于是，刘军立即做出决定说：“大李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村东头开了一家铁货店，干脆到店里去找他，看他能否帮助咱们。”野妞一听，就像被猎人紧追的猎物，突然发现了藏身的洞穴似的，惊喜万

分，顿觉全身的疼痛一扫而光，兴奋地催促道：“快！快！咱们先到他那里歇歇脚再做打算。”于是，她再不用刘军搀扶，迈开大步就往大李庄村东头奔去。

这天早晨，李保业刚刚来到店里，正在整理当天要销售的货物，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心想：“这是哪位顾客？不知是铁锨坏了，还是犁耙坏了，急等着用才来得这么早吧！”于是，他立即停住手，准备迎接顾客。当来人跨进门时，保业不由得一怔：只见那男人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姓氏名谁。又见那女人狼狈不堪的落魄相……正懵怔着不知怎样招呼时，一个兴奋的声音传来：“保业——我的好兄弟，你不认识我了！我姓刘。”自幼就大大咧咧，喜欢东拉西扯胡乱交朋友的保业，自从承接父亲铁货店里的生意以后，更是方圆百里近的、远的、厚的、薄的朋友满天飞。他与来人只不过是在他进城送货时，偶尔一次相遇，保业觉得和他谈得投机，非要请他下馆子吃饭——他们就是这样交的朋友。

“噢，噢，刘军大哥……快快请进！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您这么早来呀！”保业热情地招呼道。他又看了一眼那女子说：“外面不方便，请里间屋里坐吧。”

保业的店铺在大李庄村东头大街以北，南北大道以东。三间店铺面向南北大道。南头的两间是营业厅，北头一间有墙隔开是店员的卧室。后面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北面有三间北屋，当作库房。保业吩咐两个店员在外面忙着，自己在里面又是泡茶，又是刷茶碗地忙着招待客人。

“保业兄弟，你大哥我遇到麻烦了。也不知小弟你能否帮我个忙？”刘军看着坐在身旁的野妞难为情地说。

“大哥，您只要信得过我这个小弟，我会竭尽全力帮忙的。”保业一边恭恭敬敬地递茶，一边诚恳地说。

“你看，在出发之前，我本来是想回家来看看就走的，这不——噢”他指着野妞介绍说，“这就是我家的你嫂子。”他又接着话头说，“你嫂子和家里人闹翻了，非缠磨着我无论如何把她带走。你知道，军队任务紧急，明天我就要出发，你说我怎么能带着她去打仗呢？万般无奈，我想到你，看看你能否帮我把你嫂子先找个地方安置下住一段时间，顶多不超过一个月，完成任务后我就回来接她。”